

心理惊悚·失眠症

创作马拉松作品

共 18 章 · 约 32660 字

第001章_七十二小时

第001章 七十二小时 我把手机倒扣在床头柜上，还是能从黑下去的屏幕里看见时间。四点十三。外面没有车声，楼道里那盏感应灯隔着门板漏进一条灰白的边，像有人拿刀在地上划了一道。我盯着那道边线看了很久，眼球干得发涩，转动时像玻璃上粘着细砂，磨一下，脑仁就跟着疼一下。七十二小时。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数字，又补了一行：心率 121，手心出汗，右眼有胀痛，耳鸣持续。笔尖落下去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的手指在抖，抖得不厉害，只是每一笔末尾都会拖出细细的钩。我已经学会把这些身体反应记下来，像审计底稿那样分门别类。什么时候上床，什么时候熄灯，药吃了多少，呼名声出现几次，假寐有没有超过五分钟。我写了六十多页，没有结论。所有数字都在往下砸，没有一个能把我送进睡眠。药盒排在床头柜边，一格一格像等着宣判。安眠药，褪黑素，抗焦虑药。我把说明书背得滚瓜烂熟，连半衰期都记得住，可它们对我没有用。我身体会先接受那个困倦的信号，四肢开始发沉，后背陷进床垫，呼吸拉长，脑子里的噪音一层层退下去，退到只剩一根线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会出现。“陈默。” 很轻，不尖，不拖长音，像有人站在很远的房间里喊我，隔着门，隔着墙，甚至隔着十几年的灰。它每次都卡在同一个位置，卡在我快要坠下去、又还没有真的睡着的那一瞬。我会整个人弹回来，心脏狠狠干一下，像有只手从胸腔里把我拽住。第一次听见的时候，我从床上跳起来，以为是楼道里有人叫错门。后来我把门打开过，把楼梯间每一层都看过，把窗户锁、猫眼、门链检查了一遍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今天是第三个夜晚连在一起。我白天靠咖啡和冰水撑着，晚上拿热牛奶、白噪音、眼罩、耳塞跟自己谈判，谈到最后只剩一个结果：我知道自己快撑不住了，可我还是不敢让意识往下滑。那声音像一个钩子，钩子后面拴着什么，我不清楚，但我每次都在它出现前先紧张起来，像身体早就知道后面有东西，只有脑子还在装傻。我把笔记本翻回前几页。六天前，我写过一句话：家里又多了东西。那时候是一个玻璃杯，白色杯身，边缘有一道没洗干净的茶垢。我确定不是我买的，因为我从来不用这种样式。两天前，我又在餐桌抽屉里发现一张超市小票，买的是电池、面包和一盒薄荷糖。小票上的支付尾号不是我的卡，但字迹边上有一道按压出来的凹痕，像有人把它塞进抽屉时很急。我起身去厨房接水，经过玄关的时候停住了。门边立着一把黑伞。不是我上周丢在公司那把，也不是物业群里团购的便宜

货。这把伞骨很旧，伞面上有一处不规则的磨白，手柄是木头的，被人长期握过，油色压得发暗。我盯着它看了半分钟，脑子里一点购买它的画面都没有。今天没有下雨，昨天也没有。我这几天几乎没怎么出门，冰箱里剩下的面包都是外卖送来的。我很想给自己找个解释，比如是快递放错，比如是我哪天顺手拿回来的，可这些解释一碰到那把伞就散了。它立在那里，像它一直都在，只是我直到现在才看见。我把伞拿起来，木柄很凉。内侧靠近撑骨的位置贴着一张几乎掉光色的标签，上面印着一行小字。桂花巷 17 号。这五个字我没有印象，可嘴里念出来的时候，舌头却很顺，像以前读过很多次。我把伞翻来覆去看，指尖碰到伞布缝里一小块硬纸角，扯出来，是一张被水浸过的旧收据。抬头是“明远心理咨询”，日期那一栏已经糊成一团，只有末尾的“17”还在。我的后背一下子紧起来，像屋里温度猛地降了几度。我不是怕这些字，我怕的是另一件事：我看到“明远心理咨询”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心里先浮出来的不是陌生，而是一种迟到的确认。就像有人把答案放在我桌上很久了，我现在才有胆子低头去看。手机在床头柜上震了一下，是我设置的整点提醒，提示我记录状态。我回到桌前，在笔记本上写：四点二十七，玄关出现黑伞，标签写“桂花巷 17 号”，来源不明。写完以后，我鬼使神差地又补了一句：也许不是来源不明，是我忘了。刚写到“忘了”两个字，那个声音又来了。“陈默。”这一次比前几次更近，像是贴着我耳后说的。我手里的笔掉在纸上，划出一道长长的斜线。整间屋子没有任何变化，冰箱还在低低地响，楼上的水管敲了两下，天花板上有一块旧污渍。我却突然很确定，那把伞不是终点，它只是路牌，指向某个我已经去过、但死活想不起来的地方。我把“桂花巷 17 号”又写了一遍，写得很慢，像在抄一段不该属于我的病历。

第002章_周医生

第002章 周医生 周医生的诊所在静安路一栋写字楼的十五层，电梯门一开就是一股过分干净的味道。前台让我填表，睡眠时间、饮食习惯、近三个月压力源、是否出现幻听幻视。我把“睡眠时间”那一栏写成：几乎没有。我是在三周前开始见周医生的。最初只是普通问诊，她看过我带去的睡眠记录，建议我停咖啡，规律进食，把卧室和工作区分开。昨天我给她发消息，说自己已经接近三天没睡，她回得很快，只写了一句：明早过来，我给你加做一次评估。她的办公室没有医院那种压人的白，墙是偏灰的米色，书架上摆着睡眠医学、创伤治疗、记忆研究。我坐下以后，她先看了看我，视线在我眼底那块乌青上停了片刻，然后说：“你这次状态比上周差很多。” “我听见声音的次数变多了。”我说。“还是同一个声音？” “对，只叫我的名字。”她点头，在病历夹上写字。她写字很快，笔迹细。我盯着她的手看，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怪念头：我以前看过这双手写别的东西，不是病历，也不是处方。我不知道这个判断从哪来，只能先把它压回去。“你有没有在听到声音以后看见别的画面？”她问。“没有完整画面，只有一点残片。”我按着太阳穴，想把那些零碎说明白，“像走廊，塑料烧焦的味道，轮子压过地面的声响。都不长，像有人拿针扎一下就收回去了。” “这些是入睡边缘的感官残影。”她说，“失眠时间过长，大脑会自己制造提示。你把它们当成外来的东西，它们就会越来越像外来的东西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任何安慰口气，更像在陈述一条物理规律。我知道她是在做专业解释，可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对，因为她没有问我为什么会把“声音”记得这么细。她知道。我甚至怀疑她

在我开口前就知道声音只叫一个名字，知道我会把每次发作写进笔记本，知道我会把数字记得比情绪清楚。她让我做了几张量表，又做了一个简短的记忆和注意力测试。倒背数字的时候我没有卡壳；问到“大学毕业那年最常去的食堂叫什么”时，我却突然空了。我愣了几秒，听见周医生说：“这个问题不用急。”我抬头看她。她神情没变，只是把桌上的计时器按停了。我心里那股毛边一样的烦躁又冒出来。和“我自己”有关的细节，近来总像被谁挖掉了一块，只剩个发白的坑。她给我换了药，剂量比上周重，又叮嘱我继续记录发作时间和听见声音前后的身体反应。我接过处方的时候，视线扫到了她身后书柜最上层的相框。那是张街景照片，不是风景照那种拍法，更像随手记下的一条街。旧房子、窄路、压低的店招、挂在电线上的一串空旗子。照片右下角露出半块门牌，牌子旧得发黑，只剩“花巷”两个字还认得出来。我看着那张照片，胸口像被什么顶了一下。“你去过这里吗？”我问。周医生回头看了一眼，“一条老街，以前路过时拍的。怎么了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我说得很快，快得像想把这两个字先堵在她前面。可我的眼睛没法从照片上移开。照片里有一间卷帘门半拉着的铺面，旁边立着一把黑伞，伞尖抵在台阶边。那把伞只露出一截，颜色和形状都模糊，但我手心一下子出了汗。今天早上出门前，我明明把玄关那把陌生的黑伞留在家里，锁门时还回头看过一次。现在那张照片里的东西像把我的记忆从现实里撬开一条缝，缝里全是我没法解释的熟悉。周医生顺着我的视线看向相框，语气还是平的：“你最近会把陌生场景误认成熟悉场景，这也是失眠常见的伴随反应。别急着给每个感受找答案。”我点点头，心里却没有半点放松。她说“陌生场景误认成熟悉场景”的时候，用的是判断句，不像在推测，像在提醒我一条已经发生过很多次的规律。她把处方推到我面前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如果今晚还是睡不着，不要硬扛，给我发消息。”我把单子折起来，站起身准备走。走到门口时，我又回头看了眼那张照片。玻璃反光罩住大半画面，只剩街口那块门牌还能认出来。我这次看清了，上面写的不是“花巷”，是“桂花巷”。电梯往下走的时候，我把手机掏出来，打开昨晚拍的那把黑伞标签照片。屏幕上那行褪色的小字还在，桂花巷 17 号。我盯着两个“桂花巷”看，忽然意识到另一件事。周医生刚才说她只是“以前路过时拍的”，可那张照片拍的角度很低，像在那里停过很久。更重要的是，照片右边那间卷帘门半拉着的铺面，我在某一瞬间差点叫出它的名字。名字没冲出口，先冲出来的是一阵突兀的耳鸣。电梯数字从 9 跳到 8 的那一刻，我又听见了那个声音，隔着金属轿厢很轻地落下来。“陈默。”我猛地抬头，镜面里只照见我自己，一张像被人连夜擦掉一层皮的脸色。

第003章_日记

第003章 日记 回家以后，我把六十多页失眠日记全都摊在地上，从客厅一直铺到餐桌边，像在给自己做现场勘验。最早的记录写得还算正常，只记睡前心率、入睡时长、药量变化，写到后面就越来越乱，数字旁边夹着地址、物品、突兀的句子，有一页只写了“别让自己掉下去”，还有一页在凌晨三点十六分连着写了四次“门外没人”。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写这些，但每一行都能看出那时的我很认真，像一个人快被水淹到鼻尖，还在坚持把水位刻到墙上。我把出现过的异常物品单独列出来。白色搪瓷杯，一把黑伞，一张超市小票，一个灰蓝色公交卡套，还有一只一次性打火机。打火机最奇怪，我不抽烟，身边也没人来我家抽烟，可它就躺在洗手台边。我把这些东西摆在茶几上，一个个查标签、票据抬

头、发票章和店铺地址。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反而有种久违的稳定感，像终于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。数字、路径、来源，这些东西不会撒谎。结果很快出来了。黑伞标签写桂花巷 17 号，搪瓷杯底部印着“南城实验用品供应站”，开票地址在桂花巷附近，超市小票来自城南一间二十四小时便利店，公交卡套是旧线路编号，终点站也在那一片。我把地址一个个标到地图软件上，红点落下去，像皮肤上冒出一串针眼。它们绕来绕去，最后都没有离开城南老城区。我盯着屏幕发呆的时候，张涛给我发来一条消息，问我审计底稿是不是传错版本了。上周客户往来询证函的回函编号，我在汇总表里填错了两位。那种错误按理说不该发生在我身上，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。张涛没有追问，只回了句“你要不要请两天假”。我忽然想起昨天上午的一段空白。我记得自己九点半到了公司，打卡、开电脑、收邮件，这些都清楚。可从十点十六分到十一零三分，这四十多分钟在我脑子里只剩一片被抹平的灰。我能从发件箱里看见自己回过两封邮件，能从会议纪要上认出自己的字，却完全想不起那段时间我坐在哪里，说过什么话。以前我把这种断片都归到失眠导致的注意力问题里，现在我不敢了。我开始怀疑自己并不是单纯漏掉了一段时间，而是那段时间里发生过什么，我的大脑干脆没给我留门。夜里我没有开灯，只让笔记本屏幕亮着。我把林林总总的记录重新排序，按日期、地点、发作时间做交叉表。做了三轮以后，规律终于显出来：每次我在家里发现陌生物品，前一晚几乎都听说过那个呼名声，而且当晚的发作时间多半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。更古怪的是，那些物品的出现频率在最近两周明显加快，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失去耐心。凌晨两点五十，我肚子空得发酸，起身去厨房找吃的。冰箱门一开，冷气扑出来，我突然闻到一股很淡的消毒水味，不是冰箱里的味道，更像某种旧楼走廊、旧治疗室、旧病房里常年浸着的气味。那味道一出来，我脑子里立刻弹出一小截画面：白墙，推床轮子，蓝色塑料帘子的一角。我扶着冰箱门站住，手背起了一层细密的汗。那画面没持续几秒就散了，跟着它一起消散的，还有一种更说不清的感受，像我本来知道这段走廊通向哪里，可就在答案抵到舌尖之前，有人把灯掐了。我把冰箱门合上，回到桌前，打开城南地图，把所有红点连成线。线条穿过便利店、实验用品店、公交终点站，最后围出一个不太规则的圈。圆心偏东南，正好压在一条老街上。桂花巷。我把这个名字写进日记时，心里不是发现线索的兴奋，而是另一种更糟的感觉。像拼图拼到最后一块，图案却不是新出现的，而是我本来就见过，只是一直不敢承认。为了确认不是自己想多了，我又去翻那张超市小票，收银时间写着凌晨三点二十一。也就是说，在某个我没有记忆的夜里，我很可能去过城南，买过东西，带回过这些物品，然后把整段经历落在了脑后。这个念头让我坐不住。我打开手机出行记录，网约车软件里没有订单，支付软件里也查不到对应流水，只有一条公交充值提醒，时间是三天前晚上十一点四十七，充值金额二十元，线路尾号正好是那张灰蓝色卡套的旧编号。我没有旧公交卡。至少我一直这样以为。我把卡套拿起来，沿着边缘摸了一圈，指甲顶到内层夹缝，里面还塞着一张发黄的纸片。我小心抽出来，是一张手写路线，字迹不是我的，或者说，不像我现在会写出来的字。纸上只写了三站：南门桥，静园路，桂花巷。最后一个地名下面压着两道很重的笔痕，像写字的人落笔时手抖得厉害。我忽然想起周医生办公室里的那张街景照片。她说我别急着给每个感受找答案，可我的生活已经被这些“感受”一点点掏空了。我要是还坐在屋里等它们自己拼好，等来的大概不是答案，是下一次更长的断片。凌晨三点零七分，我在日记本上写下明天要做的第一件事：去桂花巷。

第004章_桂花巷

第004章 桂花巷 第二天下午，我请了半天假，按那张手写路线坐车去城南。公交车从新城区穿到旧城区，车窗外的楼层一层层矮下来，玻璃幕墙换成掉漆的铁门，沿街药店和手机店的招牌挤成一排。我一路都没敢闭眼，前一晚只在天快亮时昏过去十几分钟，醒来时口腔发苦，枕头上全是汗。我知道这趟路不该在这种状态下出门，可我更清楚，自己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下去。南门桥站下车以后，我没看导航，脚下却自己拐进了一条巷子。那感觉很怪，不像“熟路”，更像身体提前认了方向，脑子只是跟在后面。巷口有棵老桂花树，九月里花开得很重，空气甜得发黏。我闻到那个味道时，胃里莫名一紧，紧得像有什么旧事跟这股香气拴在一起。我站在树下缓了几秒，才看见墙上的路牌：桂花巷。巷子不长，两边店铺都旧，补鞋店、理发店、五金铺，门口摆着颜色发暗的塑料凳。有人在屋里看电视，声音开得大，主持人的笑声从纱门后面漏出来。我往里走，脚步越来越慢，因为眼前的每样东西都像刚好卡在“我应该知道”和“我根本没来过”之间。左边第三家门外挂着一个褪色的搪瓷脸盆，右边屋檐下垂着破掉的蓝布帘，这些细节一进眼睛，脑子里就有反应，可我说不出反应从哪来。走到中段时，我看见了17号。那是一间关了很久的门面，卷帘门锈得起皮，上面贴着半幅褪色广告纸。门头还剩几个残字，“明远”“心理”“咨询”断断续续露出来，像被十年的灰压住，只勉强露个名字。我站在门前，没有立刻靠近。心里那股不舒服的感觉不是恐惧，更像一种被拖回去的失重。我以前一定听过“明远心理咨询”这个名字，不然昨天从黑伞里翻出收据时，胸口不会那样发紧。“你找赵医生？”声音从右手边传过来。我转头，看见一个坐在理发店门口择菜的女人，六十岁上下，手里拿着一把细长的豆角。她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视线在我脸上停了停，神情有点复杂，像是认错了人，又马上意识到认错。“这里以前是诊所？”我问。“心理咨询室，后来也给人做催眠。”她把豆角掰断，脆响在午后很清楚，“关了很多年了。十年前出过事，你不知道？”我摇头。她看了我一眼，像在决定要不要继续说。旁边五金店的老板把收音机关小了一点，也朝这边望过来。老街就是这样，任何一句提到旧事的话都会引来第二双耳朵。“有个年轻人死在这里。”理发店女人压低声音，却还是压不住那种说惯了旧闻的熟练，“来做治疗，听说是想想起点什么，结果心脏撑不住，人没了。家里闹过，报纸也写过。后来赵医生执照吊了，人也不见了。”“那个年轻人叫什么？”她没有马上答，先看了一眼我身后的诊所招牌，再看回我脸上。那一瞬间，我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紧了，连眼皮都在发酸。“陈默。”她说，“跟你差不多年纪，瘦，老是夜里在巷子里转，看着像睡不着。出事前有一阵子，他来这里来得很勤。”我没出声。五金店老板这时插了一句：“死前那阵，他还老拿个本子记东西，走路也记，站着也记。跟谁说话似的，自言自语。后来有人说他是看见了不该看的事，脑子受了刺激。”我喉咙发干，问：“赵明远现在人呢？”“没走远。”理发店女人朝巷尾努了努嘴，“这条巷子尽头那家杂货店，看见没有，蓝招牌那个。老板就是他。平时不大爱跟人说话，你要问旧事，未必问得出来。”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。巷尾有家杂货店，门口堆着矿泉水和纸箱，一个穿灰衬衫的男人背对着街口搬货，身形不算高，肩膀却很宽，动作里有种不愿被人打扰的硬。我还没迈步，理发店女人又把我叫住。“你和那个死掉的陈默，不是亲戚吧？”“不是。”我说。她嗯了一声，像松了口气，又像更疑惑了。“你刚才站在门口那个样子，跟他以前有点像。尤其是盯着门头看的时候，像在跟什么东西较劲。”我没有解释。我也解释不了。此刻站在这条巷子里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头疼正在往深处

钻，像一根细钉子一点点拧进去。太阳还在头顶，巷子里却有种压低的暮色感。我想起昨晚黑伞里的收据，想起周医生办公室里的街景照片，想起那句总在睡前出现的呼喊，所有线头都在这里碰了头。我朝巷尾走去，脚下的砖缝里积着前天的雨水，鞋底踩上去发软。离杂货店越近，我闻到的消毒水味就越明显，混着洗衣粉和纸箱潮气，叫人心里发闷。店门口的男人听见脚步，转过身来。他五十岁左右，眉骨很重，眼神先是戒备，接着在我脸上停了一瞬，停得太久，像被什么东西扯住了。他手里的纸箱没放下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买什么？” 我看着他，胸口又开始打鼓。“我想问一件十年前的事。”我说，“关于一个叫陈默的人。”男人的脸色一下变了。

第005章_医疗事故

第005章 医疗事故 我没有立刻问赵明远。那个男人脸色变化得太快，快得像有人把旧门突然推开一条缝，我明明等的就是这条缝，却在风真正吹出来的时候本能地往后缩。我最后只在杂货店买了瓶矿泉水，坐回巷口石墩上，把水一点点喝完。理智告诉我不该再绕路，可另外一部分我死活不肯追进去。那感觉很熟悉，就像每次快睡着时身体突然把我拽回来。我没有回公司，直接去了市档案馆。公开可查的医疗事故材料一般不算难找，尤其是当年上过地方新闻的。我报上“赵明远”“心理咨询”“2014年”的关键词，工作人员在电脑前敲了几下，给了我一串馆藏号。纸质卷宗拿出来时有股发霉的旧纸味，我手指碰到档案封面，心里那种不适感又往上窜。材料比我想的厚。先是卫生系统的调查结论，再是吊销执照的行政文书，后面还附了媒体报道复印件。官方表述很整齐：患者陈默，男，二十四岁，于催眠治疗过程中出现急性心源性反应，经抢救无效死亡；赵明远存在超范围治疗、风险评估不足等问题，对事故负主要责任。整套文字读下来没有一句废话，也没有一句真相。每个句子都像把最关键的东西恰好绕开，只剩能盖章、能归档、能结案的部分。我往后翻，看到死亡证明附页的时候停住了。那是一张一寸证件照复印件，黑白的，边缘已经有点糊。照片里的年轻男人五官算不上像我，可眉眼落下来的神态让我后背一阵发凉。不是“长得像”，而是更难描述的一种贴近。我盯着他看，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细节：他左边太阳穴附近应该有一颗很小的痣。我下意识把纸页凑近，照片太糊，看不清。可那个念头来得太笃定了，笃定到我像是在回忆自己洗脸时照过无数次的某个部位。我僵在座位上，手掌底下全是汗。几秒以后，我抬起手摸了摸自己左侧太阳穴，皮肤光滑，什么都没有。卷宗里夹着一份治疗记录摘抄。日期是2014年11月3日，主诉写：持续失眠，入睡听见呼名声，伴强烈惊惧，疑与目击事件有关。看到“呼名声”三个字时，我手一抖，纸张边缘刮到指腹，刺出一条细口。我把指尖含进嘴里，铁锈味漫上来，眼睛却还钉在那行字上。下面有一段更短的记录：患者愿意进入回溯，但对“病房”“供氧”“时间”三个提示词反应强烈，心率迅速上升，治疗终止。再往后，很多地方被打黑了框，像后来整理卷宗的人觉得那些内容不适合公开。我看得被遮掉前的行数，却看不到原句。空白比文字更刺人，因为它清楚告诉我，这份档案不是没内容，是有人留了一部分，拿走了一部分。我又翻到媒体报道。记者写得很圆滑，只说死者是“青年研究助理”，因精神状态不佳接受治疗时意外身亡。配图拍的是诊所门口围着警戒带的样子，门牌就在镜头上方，字样清晰：明远心理咨询。那一瞬间，我脑子里忽然弹出一幕很短的画面，像有人把老旧录像机按下了播放键。雨夜。黄色路灯。门牌下面站着一

个年轻男人，手里攥着本子，头发被打湿，嘴唇一直在动，像在背什么词。画面只出来半秒就黑了。我猛地回神，发现自己正把卷宗压得死紧，纸边都被捏皱了。心脏跳得太快，快到耳膜都跟着鼓。我低头再看报道里的照片，那个站在门牌下面的男人已经退回成一团模糊阴影，像刚才那一下只是我眼花。卷宗最后附着一页家属陈述，签名是林秀兰，应该就是林老太。她在陈述里提到儿子死前曾多次说，自己“要是睡着了，就会把看见的东西完整梦出来”。我看到这句话，呼吸一下子停了半拍。过去三个月里，我以为自己是在和失眠对抗，现在第一次有人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件事写出来：不是睡不着，是不敢睡。档案末尾还有一张联系表，家属地址没有完全遮盖，只把门牌后两位涂黑了。我把那一页抄进本子，抄的时候手一直在抖。这条线把我、十年前死在这里的另一个陈默、呼名声、桂花巷和那场没有说清的医疗事故串在了一起，而我现在连自己站在哪个位置都不知道。离馆时天已经擦黑。我在门口的玻璃上看见自己的倒影，脸色灰得像纸。走到台阶下时，我还是没忍住，又把手机里拍下的死亡证明照片放大了一遍。屏幕上那张年轻的脸被电子颗粒拆得更碎，眼睛却还是盯着我，像他不是在等我认出他，而是在等我承认另一件更难的事。我对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心里冒出一个叫人发冷的念头。他不是像我。更像是我在照他。

第006章_林老太

第006章 林老太 我按着联系表上的地址去了林老太家。那是一片快拆迁的老住宅，楼道窄，墙皮一层层往下掉。三楼东户门口摆着两盆长势不太好的绿萝，门框边贴着褪色的“福”字。我抬手敲门前，耳边忽然安静了一瞬，只剩心跳顶在胸口。开门的是个瘦小的老太太，头发已经全白，背有点驼，眼睛却很亮。她先看我的脸，再看我手里的笔记本，神情里没有惊讶，只有长年等人敲门等出来的疲惫。她没问我是推销还是物业，只说：“你找谁？” “我想问您一件十年前的事。”我顿了一下，“关于陈默。” 她扶着门边的手指收紧了，指节一下子发白。几秒后，她把门拉开一点，让出位置。“进来吧。”屋里很安静，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已经发黄的全家福。最右边站着的年轻男人穿白衬衫，我一眼就认出来，那是档案照片上的那张脸。林老太给我倒了杯白开水，坐到对面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你是记者，还是家属？” “都不是。我只是……在查一些和他有关的东西。”我把黑伞照片、收据照片、死亡证明复印件放到桌上，“我最近一直失眠，也一直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。后来我查到桂花巷，查到赵明远，查到您儿子。我知道这听上去很怪，可我不想再把它当成巧合。”林老太没有立刻看那些照片，她看的是我，像在判断我有没有撒谎。看了很久，她才低下头，把死亡证明那张纸轻轻拨到一边，说：“你也睡不着？” “三个月了。” “快睡着的时候，有人叫你？”我点头。她点了下头。“他也是这样。出事前那两个月，他夜里总在屋里来回走。我问他是不是做噩梦，他说不是梦，是还没睡着的时候就有人叫他。他说有人在提醒他，别睡，一睡着就会把那天晚上重新过一遍。”她起身进了里屋，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旧铁盒。盒盖打开，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信、卡片、录音带，还有几页被翻得发软的纸。她从最下面抽出一张方格纸递给我，上面写着一串串编号，末尾写了两个很重的字：别睡。我的手指一碰到那张纸，头皮一下子发麻。那些编号我并不全懂，但格式我熟，是财务系统里维修工单和付款凭证常见的编排方式。我对其中一组前缀有种近乎条件反射的熟悉，像曾经在某份底稿里反复对过很多

遍。“他那时候跟我说，他看见别人改账。”林老太坐回去，声音很轻，却比刚才更稳，“我不懂那些账是什么账，只知道他去康复中心帮导师做访谈，回来以后人就不对了。白天不敢一个人待着，夜里更不敢睡。他说自己看见有人先把时间改了，再把账改了，最后连死人都能改成别的样子。”我抬头看她，“死人改成别的样子，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意思就是，本来还没死的人，被他们拖成了救不回来的样子。”她看着墙上的全家福，“那个晚上不是设备一坏人就没了，中间还有时间。有人本来可以去开备用系统，可以去找值班医生，可以去把氧气接上，可他们先忙着做别的。后来事情闹大了，就往纸上改。改维修单，改巡查时间，改赔偿。你说，这不是假账是什么？”我喉咙里像堵了一把沙。“死了几个人？”“三个。”她答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，“三个老人，都是靠氧气吊着命的人。账一做，时间一改，他们就成了运气不好。可我儿子说不是，根本不是。”她把另一张纸推过来，是原始陈默的一段笔记。上面断断续续记着：南楼，二十三分，备用阀没开，陈明……后面被划掉了。再下面是另一行：他们要我睡，我不能睡，睡着就会回去。我看见“陈明”那两个字，心里猛地一沉。那不像完整姓名，更像一个来不及写完、又立刻后悔写出来的开头。我正想问，林老太已经先开口了。“后来有人劝我，说别再追了，追也追不回人。”她把纸收回去，动作很慢，“可我一直记得我儿子临死前跟我说过一句话。他说，妈，要是以后有人来找你，不管他看起来像不像我，只要他也是睡不着来的，你就把这些给他看。”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低头盯着桌面。那句“不管他像不像我”在我脑子里一圈圈打转。林老太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把我当成儿子的错认，也没有把我当成陌生人的戒备。她只是平静地问：“你查这些，是因为你想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，还是因为你也觉得，病后面藏着别的东西？”我张了张嘴，半天才说出一句：“我现在不确定我在查的是病，还是我自己。”她点点头，像一点也不意外。“那你就继续查。”她说，“别让他们把我儿子看到的东西，埋第二次。”临走前，她把那张写着编号和“别睡”的方格纸复印件给了我。我把纸折好放进笔记本夹层，下楼时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一盏，我站在半明半暗的台阶上，脑子里只剩她刚才那句话。先把时间改了，再把账改了。走到楼下时，手机上已经跳出工作系统提醒：安和健康服务控股年度复核资料已更新，请相关项目成员及时查阅。

第007章_假账

第007章 假账 第二天一早，我坐在工位上，屏幕亮了很久，手却一直停在鼠标上没有动。张涛端着咖啡从旁边经过，放慢脚步看了我一眼：“你脸色差得像昨晚住在公司。”“没睡好。”我说。他说：“你这三个月哪天睡好了。”我知道他已经看出我的状态不只是普通熬夜，只是一直没逼问。我想了想，把电脑屏幕转向他，点开工作系统里刚跳出来的资料更新通知。“安和健康这个项目，十年前是不是有过一轮大事？”张涛皱了皱眉，“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”“昨天看新闻旧档看到的。”他拉过一张椅子坐下，点开客户历史沿革页。我盯着其中一个名字，后背慢慢发凉。安和静园康复中心。那几个字从屏幕上跳出来时，我心里没有任何“原来如此”的痛快，只有一种更沉的下坠感。林老太说儿子在康复中心看见人改账，档案里写提示词包括“病房”“供氧”“时间”，现在这个地方就挂在我正在复核的客户体系图上，光明正大，格式规范，像它从来只是一项普通历史资产。张涛还在往下

翻，“十年前他们财务舞弊闹得挺大，后来做了资产剥离、重组，牌子换了，核心人也散了。你看这条。”他把一段历史诉讼点开，“2015 年的判决，吴建平，原财务总监，因提供虚假财务报告、挪用专项维修资金获刑八年。”我凑近屏幕，把判决书摘要看完。公开认定里有造假金额，有资金流向，有关联公司，却没有三条人命，连“安和静园供氧事故”都只在背景说明里轻飘飘提了一句，写成“同期设备故障导致的舆情事件”。“这个案子你还记得细节吗？”我问。“只记得是老案子了。”张涛耸耸肩，“你怎么突然对它这么上心？”我没法跟他说真话，只说：“我昨晚查资料，发现有点奇怪。”张涛看了我两秒，没有追问，站起来前只说：“你今天要是顶不住，把现场盘点那部分给我。我怕你对着数字坐着坐着会睡过去。”我心里一动，几乎想反驳一句“我根本睡不着”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张涛走后，我把客户历年底稿翻出来，去找林老太那张纸上的编号。那串号码我已经能背下来，AH-JY-0917-23。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搜，结果屏幕上立刻弹出一条命中。是一份今年刚更新的专项准备金调节说明。编号列里，旧索引被作为“历史争议事项来源单据”引用了进去，后面接着一串新的调整说明，写得滴水不漏：因历史医疗设备事故引发的或有赔偿义务已在以前年度充分计提，本期无新增负担。我盯着那句话看，喉咙里像塞进一团硬纸。所谓“无新增负担”的背后，是三个人的死亡被当成一笔已经处理完的尾账。更糟的是，我对这份说明有种过度熟悉感。不是职业性的熟悉，而是更像我曾经亲手翻过原始附件，知道它下面压着什么。我把光标移到索引后面，点开扫描件。第一张是维修款项审批单，第二张是设备更换报价，第三张是值班巡查表。巡查表上有个时间被修改过，黑色签字笔写的“01:23”上面压着另一层更浅的笔画。我一眼就看出来，底下原本写的是“00:53”。我手指僵在鼠标上，呼吸一点点乱掉。修改前后差了三十分钟。对靠氧气维持生命的人来说，那三十分钟就是一整条命。我往后翻，附件末页还有一张内部说明便签，扫描得很糊，只能认出一句：以统一口径为准。我把纸页放大，屏幕颗粒蹦出来，眼睛很快开始发痛。就在那一团糊开的字里，我突然看见一只手，女人的手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正把一张新单子压到旧单子上。画面没头没尾，却带着极强的真实感，真实得像我站在旁边看过。我猛地往后靠，椅子脚在地上擦出一声尖响，隔壁工位有人抬头看我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出了一背冷汗。中午我把公开新闻一篇篇翻完。吴建平的报道都是老生常谈，真正有用的是一条被埋在地方论坛转载里的旧消息，标题只有一行：安和静园事故家属质疑抢修延误。里面提到，事故发生当晚，南楼值班记录曾出现两个版本，但后续调查没有采信“涂改说法”。数字、附件、旧新闻、林老太那张纸，所有东西都在朝一个方向指。最让我害怕的不是旧案本身，而是我正在一点点承认：这件事和我现在的生活不是擦边关系，它直接嵌在我工作里的每一份表、每一个编号、每一次复核里。下午四点，张涛给我发来一封内部转邮件，说法务整理了吴建平当年案子的部分公开材料，供项目组回顾客户历史风险。我点开附件包，里面有判决书、新闻剪报，还有一份吴建平在狱中写的认罪陈述节录。我刚看到第一页，就被其中一句话钉在椅子上。他说，我认我做了账，但那晚不是我一个人在写，那个总怕睡着的学生也看见了。

第008章_吴建平

第008章 吴建平 那份认罪陈述节录只有三页，法务大概是怕项目组看太多旧案材料影响效率，把大半细节都裁掉了。可越是裁掉，剩下来的字越像钩子。吴建平在文里反复强调，自己承担的是“账上的罪”，真正决定那三个人活不活的人不只他一个。他还写到一个“学生”，说那孩子目睹过所有过程，后来“总说自己不能睡，一睡就回到南楼”。我盯着这句话，太阳穴一下一下跳，连办公室里敲键盘的声音都变远了。下班以后，我没有回家，直接去了市中院旁边的法律文书服务中心。公开判决和部分附卷材料可以申请查阅，只是流程繁琐。我填表、排号、等窗口，脑子里一直绷着一根线。大厅里全是来办事的人，离婚、执行、产权、劳动争议，各种人生都在取号机前挤成一团。只有我像在追一份过期十年的证词。能查到的东西不算多，但比法务给的节录完整。吴建平出狱前提交过减刑陈述，里面夹着一份手写认罪说明，比打印件更乱，也更真。纸页扫描成灰白色，笔迹前重后轻，能看出写的人情绪很差，很多字都压穿了纸背。我一行行往下看，看到“专项维修资金”“值班时间”“统一口径”这些词时，胃里没有任何波澜，因为它们和我白天在底稿里看到的東西完全接得上。真正让我停住的是中段一处被粗黑笔整行涂掉的姓名。上下文还在。“我听了吴某某和____的话，把旧工单换掉，后来所有责任都算到我一个人头上。”下一句又写，“她说只要把夜里那段拖过去，赔偿就还能算意外，不会变成刑案。”她。这个代词让我心口一窒。吴建平案里公开报道几乎都默认主谋是男性财务总监，没人提过一个在现场帮他压账的女人。我把页面放大，想看清被涂掉的字迹边缘。粗黑笔盖得很狠，可电子扫描总会留一点毛边。那片黑下方隐约露出一小截笔画，像左耳旁加一个东字没写完的上半边。我盯着那一点痕迹，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是“陈”。不是推理，是一种条件反射。我甚至没来得及想为什么会是这个字，手已经把图片存下来，发到自己邮箱里准备回去再处理。服务中心快关门时，我又调出当年的庭审摘要。里面有一段证人证言被简略引用：原财务助理于案发后离职，去向不明。名字依旧被省略了，像这个人被有意从所有正式文本里擦淡，只留下职位和性别。我看着“财务助理”四个字，脑海里忽然闪出周医生在病历夹上写字的手，细、稳、收笔干净。这个联想来得毫无道理，我当场就想把它按回去，可越按，越能感觉到它下面藏着的东西。我去洗手间用冷水洗脸，抬头看镜子时，镜子里那张脸让我有一秒失神。眼底的乌青、泛红的眼白、绷紧的嘴角，跟档案照片里的人又靠近了一点。我低头撑着洗手台，耳边是水龙头没关紧的滴答声。那声音规律得过分，听着听着，我眼前忽然掠过一小段画面。一支黑色签字笔。笔尖在纸上停顿一下，把“00:53”改成“01:23”。旁边有人低声说：“快点，别让那学生再进来。”我猛地睁大眼，画面已经没了，只剩镜子里我自己剧烈起伏的胸口。我知道这不是正常的回忆方式，太碎，太突然，像别人拿着投影仪往我脑子里打了一下。可它又带着一种可怕的可信度。因为那句“别让那学生再进来”一出现，我身体的反应不是惊讶，是熟悉。我像真的在某个地方听过这句话，只是现在才被重新拖出来。回到家后，我把吴建平陈述的扫描件导进电脑，调高对比度和锐化。图片一点点发花，黑涂层边缘被硬生生撑开，最左边终于露出一个完整的偏旁，正是“陈”的左耳刀。后面还有一截横折，像“明”字的一角。我盯着屏幕，脑子里的可能性一下子铺开了太多，太快，反倒什么都抓不稳。陈什么？陈明？陈冉？陈敏？我在纸上把能想到的名字都写下来，写到第三行时，笔突然停了。不是我想到了答案，是有个答案自己从更深的地方浮上来，带着一种让我后脖颈发凉的准确感。陈明远。这个名字一浮出来，我的耳朵里同时响起了昨晚在林老太家看到的半截笔记。上

面写着“陈明……”，后面被划掉。两边的线在这一刻扣上了。我盯着自己写出来的三个字，感觉房间里的空气都变重了。陈明远，不是赵明远，不是吴建平，是另一个一直在档案边缘被遮掉的人。手机在桌边震了一下，是周医生发来的消息：昨晚药吃了吗，今晚状态如何。我看着那行字，手指停在屏幕上方，没有立刻回。她发消息的时间总很准，准得像她知道我每晚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往下滑，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最想抓住一点外界声音。以前我把这理解成医生的负责，现在这种解释开始松动了。我没有回复她，先去翻她开给我的第一张处方拍照存档。处方左下角有她的全名和执业注册号，名字是周敏，笔迹和病历夹上的一样稳。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，忽然生出一个更糟的念头。如果“周敏”不是她最早的名字呢。

第009章_周医生的过去

第009章 周医生的过去 第二天我请了病假。对张涛说自己发烧了，他没多问，只把安和项目里需要我确认的几处地方标出来，让我有空远程看一眼。我的状态确实像发烧，皮肤发烫，手脚却发凉，脑子一直在嗡。睡意并不缺，缺的是那条能把我送进去的路。每次意识刚有一点下沉，我都会提前醒过来，像体内有个看不见的守夜人死死拧着警报器。公开资料不少。诊所官网、行业协会名录、培训证书、论坛采访，所有信息拼起来，是一条漂亮得几乎挑不出毛病的履历。她在 2018 年注册执业，此前有一段空档；她接受过创伤治疗训练，参与过记忆整合课题，看上去像一位履历规整、专业过硬的心理医生。问题也恰恰在这里。一个人不是不能有漂亮履历，可如果每一段转折都像专门用来遮前史，那就不像人生，更像一份经过反复修订的说明书。真正有用的是旧数据库。我用她的执业注册号去反查早年论文和项目，在一个停更多年的高校成果库里找到一条很短的记录：2015 年，陈某远，研究助理，参与“创伤记忆状态依赖提取”项目。名字中间那个字显示不全，只剩“陈”和“远”两头。我盯着那条发黄的网页看了很久，心跳一点点往上走。不是因为它已经证明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吴建平陈述里被涂掉的那个人，第一次像从纸背后把脸贴近了。我顺着项目名称往下挖，终于挖到了老陈。老陈全名陈致远，省医学院心理学院教授，研究方向是记忆重建、证词稳定性和创伤后叙事修复。十年前他的团队发过几篇边界很激进的文章，讨论如何通过提示词、情境重建和长期叙事训练，让破碎记忆保持连续。我以前如果看到这些词，只会把它们当成离自己很远的学术话题。现在每个词都像小钩子，往我这三个月的经历里一挂，就能挂住一块皮肉。下午两点，我在老旧论文库里找到一篇会议摘要，标题只有一行，《身份重建的可行性研究》。作者列表第一位是老陈，末位署名是周敏，系统在页面下方自动跳出一条注释：作者曾用名陈明远。我看着那行注释，脑子里嗡的一声。窗外有人装修，电钻穿墙的声音一阵阵打过来，像谁在我太阳穴里面拧什么。周医生，旧名陈明远。财务案里被涂掉的女性帮凶，名字也是陈明远。两条原本还隔着一层纸的线，在这里直接扣上了。我想找理由反驳，可找不到。人当然可以重名，可如果重名的人又正好进了老陈的记忆研究团队，正好负责我这种病人的治疗，正好知道桂花巷，正好对我的呼名声和日记熟悉得过头，那就不是巧合，是我一直被放在一张网里。我把那篇摘要下载下来，全文只有一页，写得非常克制。它说，身份并不是单由生物连续性决定，叙事连续性、社会关系维护和记忆提示系统同样能够构成“我是我”的主观稳定。它还提到一个词，受体。我看到这两个字时，

胃里一阵发冷。那不是个会落在人身上的词。摘要没有写实验细节，也没有写伦理审批结果，只在结尾含糊提到，若受体出现持续性睡眠障碍与身份错位感，说明旧记忆材料未完成整合，需引入更稳定的监护叙事。我把这句话来回读了几遍，越读越像有人站在十年前替我写病历。持续性睡眠障碍，身份错位感，监护叙事。原来在某种框架里，我这三个月经历的不是一场突发疾病，而是一套失败或即将失控的维护系统。我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周医生时，她办公室书架上那张桂花巷照片。现在再回头看，那张照片根本不像随手拍的纪念，更像一个操作者给自己留下的地理锚点。手机响起时，我几乎被吓得从椅子上弹起来。来电是张涛。“你真发烧了？”他一开口就问。“没有。”我揉着眉心，“在查点私事。”张涛沉默两秒，说：“你上次让我帮你找周医生诊所资料，我顺手查了下工商备案。诊所注册地址之前挂过另一个机构的名字，叫‘回声咨询工作室’。你认识这个名吗？”回声。我握着手机的手一下子收紧。回声重建，身份重建，监护叙事。我不知道“回声咨询工作室”和这些词是不是同一个东西，可它们放在一起，已经足够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。“你还查到别的吗？”我问。“没有太多。工商旧档里有个联系人，姓陈，名字被打码了。”张涛顿了顿，“陈默，你最近到底在弄什么？”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的作者注释，喉咙紧得发疼。“我在弄一件跟我自己有关的事。”我说。挂断电话以后，我把所有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开。2014 年，安和静园事故。2014 年，原始陈默失眠、接受赵明远治疗、死亡。2015 年，老陈团队立项研究身份重建。项目成员里有一个曾用名叫陈明远的人。十年后，这个人以周医生的身份给我开药，叫我继续记日记，像在跟进一场持续了很久的实验。傍晚时，我把那篇摘要打印出来，标题黑得刺眼。《身份重建的可行性研究》。我知道自己不能再绕着周医生走了。

第010章_记忆

第010章 记忆 我在桌上画了两栏。左边写：确定属于我。右边写：来源不明。这听上去像疯子才会做的事，可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。过去几天里，所有线索都在逼我承认一个事实：我脑子里住着一套不止一条来源的生活史。既然如此，我至少得把边界先画出来，哪怕这条边界只是临时的。我先从最简单的开始。会计准则变更年份、项目底稿结构、函证流程、抽样容忍误差，这些属于我，或者说，属于现在这个能正常工作的我。它们稳定、清晰，一提取就到位。再往个人生活上写，情况立刻变差。我记得自己租这套房子两年了，却想不起第一次搬进来时谁帮我抬过箱子；我记得大学专业写在简历上是财务管理，却想不起毕业典礼那天穿的学位袍是什么颜色；我记得事务所茶水间咖啡机总卡粉，却想不起自己本科宿舍门牌号。右边那栏反而越写越顺。桂花巷巷口桂花树下有块裂开的地砖。安和静园南楼走廊墙砖是偏冷的灰蓝色。供氧报警器响起来不是尖叫，是一种发闷的长鸣。蓝色塑料帘子最底下有一圈磨毛。有人把“00:53”改成“01:23”的时候，笔尖先在零上停了一下。每一条写下去，我自己都更怕一分，因为这些东西不该被我知道。我从没去过 2014 年的安和静园，更没站在事故走廊里看过那支笔，可这些细节在脑子里不需要搜索，它们就在那，像被提前码好，等着我问。我停笔，抬头看向窗外。对面楼的玻璃反着下午的白光，刺得我眼睛发疼。头疼已经持续了一整天，像有东西在太阳穴里面轻轻敲。我知道这是睡眠崩坏后的常见反应，可现在任何生理解释都不能让我安心。因为我越来越分得清两种痛：一种是失眠带来的钝痛，一种是记忆边界被撬开时那种更细、更凉的疼。我决定做个更直接

的测试。我翻出手机备忘录，开始给自己提问。小学班主任叫什么，想不起来。第一份工作的直属上司姓什么，想一会儿能想起。十年前安和静园病房里氧气接口是什么颜色，绿色。赵明远诊所候诊区的椅子是什么样，木头框架，塑料皮面，裂口在右侧扶手边。老陈论文摘要里提到“监护叙事”时用了什么修饰，稳定的。答到最后，我的手开始发冷。我这不是在“联想”，也不是在“猜”。我是在提取。提取一批不该在这里出现，却又完整得惊人的旧资料。天黑以后，我试着按周医生教的方法做放松练习。关灯，平躺，数呼吸，把注意力放到脚尖，再一点点往上。做了不到三分钟，我就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坠落开始了。身体往床里沉，意识像被一层薄膜包起来，房间里的轮廓退远，耳边的噪音先是变低，接着只剩下空调出风口均匀的风声。就在那层薄膜要合上的时候，声音来了。“陈默。”我整个人一抖，眼睛立刻睁开。可这次声音后面没有立刻断掉。后面还跟着东西。警报。不是手机闹钟，是一种更闷的设备报警。有人在喊“南楼”。推床轮子压过地面接缝，发出短促的震动声。空气里有塑料受热后的焦味，冲进鼻腔里时，我胃里一阵翻滚，像真的站在现场。接着我看见一小片白光，白光下面是一只老人干瘦发青的手，手背上还贴着输液贴。我从床上坐起来，胸口起伏得厉害，后背已经湿透。房间还是我的房间，墙还是那面墙，床头柜上的药盒没有动过。我却有一阵强烈得发疼的恍惚，好像自己刚刚从另一个年份、另一个建筑里被硬拉回来。我捂着脸坐了很久，手心里全是冷汗，脑子里只剩一个越来越清楚的判断。那不是梦的碎片。更像是一段被压住很久、每次快要睡着都会试图重新播放的记录。我起身去桌边，把老陈那篇摘要又翻出来。纸被我来回看过很多遍，边角已经卷了。摘要里没有一句直接写“把一个人做成另一个人”，学术语言永远更讲分寸，也更会藏刀。可我现在已经能看懂那些刀口了。它说，身份的稳定并不完全依赖原始生平，还依赖叙事维护、提示词和社会回应；它说，受体会把外来记忆误认为自身经历；它说，若睡眠障碍持续，可能意味着旧记忆材料仍在试图夺回主导权。我盯着最后那句，眼睛越来越酸。旧记忆材料。如果论文里的“受体”指的是我，那么我过去三个月所有最痛苦的体验，在那张纸上都只是四个冰冷的字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意味着周医生不是单纯知道我的病情，她很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，甚至知道这场失眠会把我带去哪里。我把摘要塞进文件袋，连同吴建平的陈述、林老太给的纸页、死亡证明复印件一起装好。整理到最底下时，我翻出自己最早几页失眠日记。第一页写于三个月前，最后一句是：今晚也不能睡，睡着了就要回去。那一行字不是我平时的写法，笔锋偏硬，像另一个人在借我的手落笔。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，终于承认一件事。也许我最该追问的，不是病怎么治。而是我脑子里到底住着谁。

第011章_对峙周医生

第011章 对峙周医生 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诊所，没有预约。前台认得我，见我脸色差，还是进去替我通报。两分钟后，周医生亲自把门打开。她今天穿深灰色衬衫，头发束得很低，和往常一样整洁。

“你昨晚没睡。”她看了我一眼就说。“你先看看这个。”我把文件袋放到她桌上。她没有立刻接，只是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鼓鼓囊囊的文件袋。她把门关上，示意我坐。我没坐，直接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抽出来摊到桌面上：老陈的摘要，吴建平的认罪书扫描件，林老太那张写着“别睡”的纸，死亡证明复印件，还有我自己做的记忆分栏表。“我想知道这是什么。”我说，“你别再跟我说只是失眠伴随反

应。”周医生看着那些纸，脸上没有被戳破秘密后的慌乱，反而像一个早就预料到的时刻终于到了。她的手放在桌边，指尖压得很平。等她看到“陈明远”那张截图时，呼吸有过一次很短的停顿。“你查得比我想的快。”她说。这句话一出来，我全身的血像一下子冷了。不是“你误会了”，不是“这些和你没关系”，而是“你查得比我想的快”。“陈明远是谁？”我盯着她，“你以前是不是叫这个名字？”她没有回答，先走过去把门反锁了。锁芯转动的声音很轻，我后背却一下子绷紧了。我甚至有一瞬间想转身去拧门把手，可我忍住了。真要跑，我这几个月也只是继续被自己的脑子追着跑。她重新坐回桌后，终于开口：“你现在觉得自己是谁？”我一时没听懂，或者说，我听懂了，但这个问题太尖，尖得我本能想躲开。“我在问你。”“我知道。”她看着我，目光第一次不再像医生看病人，“可在我回答之前，你得先回答这个。你现在觉得自己是谁，陈默？”我嗓子发干，几乎想笑。“我是来问诊的吗？”“你今天不是来问诊，你是来对账。”她说，“你把一堆线索摊开了，想看哪个版本能对上。可如果你心里还是默认有一个干净、单一、从出生到现在都连着的‘我’，那接下来我说的每句话你都会觉得荒唐。”她把我那张分栏表拿起来，目光扫过左边“确定属于我”，右边“来源不明”。“你已经发现了，不是吗？你能记住十年前一个病房走廊的地砖颜色，却记不住自己大学宿舍门牌。你不是注意力出了问题，你是在同时承受两套不完全兼容的记忆。”我站在原地，手指慢慢攥紧。她说“两套记忆”的口气太平了，平得像在解释一台机器的故障代码。“你早就知道。”我说。“是。”“你给我开药，叫我记日记，都是因为你知道。”“是。”“你还知道什么？”她沉默几秒，才说：“我知道你不应该在这个阶段想起来。”“这个阶段？”我重复了一遍，“所以还有阶段？我是什么，治疗计划，还是研究对象？”“你是一个人。”她答得很快，“但你不是你一直以为的那种人。”我向前逼近一步，几乎把手按到她桌面上。“那你告诉我，我是什么。”她看着我，眼神里第一次露出一种接近疲惫的东西。“你不会喜欢答案。”“我现在喜欢的东西也没剩几样了。”墙上的秒针走了几圈，她才把目光移到那张死亡证明复印件上。“十年前死在赵明远那里的人，确实叫陈默。”她说，“他不是他。”我头皮一下子炸开，明明猜到过这层意思，真正听她说出来时，身体还是先于思维做了反应。我扶住椅背，才没让自己当场栽下去。“那我我是谁？”我听见自己问。“这就是最难回答的部分。”她抬起眼看向我，声音低了些，“你有一部分是你自己，有一部分不是。你的工作能力、生活习惯、很多现实履历，来自受体本身。你的名字、你会被桂花巷拖过去、你会在睡前听见呼名声，来自另一个已经死去的人。”受体。她真的用了这个词。我觉得胃里一阵翻搅，桌上的纸开始模糊，耳朵里有持续的嗡鸣。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这个解释和过去几天里所有异常都对得上。周医生把桌上那篇摘要按住，像按住一条马上要挣开的缝。“老陈当年做过一个项目，后来没有公开完成。”她说，“如果你还想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但我必须提醒你，一旦听完，你回不到之前那个版本的生活了。”我站在那里，觉得整个人都像被吊在一根快断的线中间。门在身后锁着，桌上摊着十年的纸。她没有否认，只是把更深的一层门口打开，问我要不要进去。我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喉咙里只挤出一句：“说。”

第012章_重建

第012章 重建 周医生先给我倒了杯温水，然后才开口。这个动作平静得近乎残忍，像她接下来不是要拆掉我过去三十四年的自我认知，只是要开始一段普通说明。“十年前，原始陈默是老陈带的研究生。”她说，“安和静园事故后，老陈团队去做幸存者访谈和认知评估，陈默负责整理纸档和录音。他不是有意撞见那晚的事，只是去档案室拿材料，碰上了吴建平和我。那时候我还叫陈明远，在安和做财务助理。事故发生以后，集团最怕的不是舆情，是刑责。吴建平让我处理单据、对时间、统一说法，我做了。”我握着杯子，指节发白。她没有等我开口，继续往下说。“陈默看见了我们换工单，也看见事故后的时间被改。老陈先接触到他，想把证词稳定下来；赵明远负责催眠回溯。所有人都以为，只要记忆够完整，真相总能说出去。结果你已经知道了，治疗失控，他死在回溯里。”她停了一下，声音低了些：“老陈接受不了。他觉得陈默不是单纯死了，而是证词也跟着一起死了。于是他保存了陈默留下来的所有资料，日记、录音、提示词、治疗转写、睡眠实验记录。后来他把这件事叫‘回声重建’，意思是，人没了，记忆回声还在。”“然后他找到了我。”我问。“找到的是一个出过车祸、出现大面积逆行性遗忘的成年男性。”她看着我，“有会计背景，社会关系薄，身份维护成本低。老陈认为这是最接近空白载体的状态。他没法把另一个陈默直接复制到你身上，只能把一批高度组织过的记忆材料、一整套被维护的生活叙事，还有原始陈默的名字，一层层压进一个本来就破裂的人生里。”我把杯子放下，怕自己再握着会把它捏碎。“所以我是实验里的容器？”“你不是容器。”她说，“受体不是白纸。你的职业能力、处理数字的习惯、成年后的大部分现实履历，都来自你自己。进到你身体里的，是原始陈默和安和静园有关的那部分资料。它们起初被叙事维护压住，后来开始往上返。”“所以我会失眠。”“对，也不只因为记忆冲突。”她说，“原始陈默死前最强烈的状态就是不能睡。他害怕一睡着，就会回到南楼那晚，重新看见供氧停掉以后那段被拖延的时间。那种高唤醒、那套自我定向提示、那段没有说完的梦，一起被保留下来，进了你。三个月前开始松动，说明维持它的东西撑不住了。”我脑子里一阵发麻。“你说的维持，包括你？”“包括我。”她答得很干脆，“这些年一直是我在做监护，给你建就医记录，维持叙事稳定，必要时做修正。你以为自己是因为失眠才来找我，实际上，你能找到我，本来就是这套维护的一部分。”屋里安静得吓人。过去三个月，每一次我以为自己主动求助，每一次我以为周医生只是比别的医生更了解我，现在都被改写成另一层意思。她不是我病程里的后半段，她从一开始就在里面。“为什么不让我想起来？”我问。“因为一旦整合失败，你会失去现在这条最稳定的生活线。”她说，“你还能上班，还能和同事说话，还知道自己住哪、银行卡密码是多少，这些都建立在‘我是陈默’这条叙事还没彻底崩的前提上。可只要原始陈默的那段旧案梦境完整回来，这条线就会被撕开。”“撕开以后呢？”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老陈死前也不知道。他只写过一句话，受体若持续拒绝睡眠，说明深层记忆正靠高唤醒自我保护。”我坐在那里，第一次明白自己不是单纯病了，也不是单纯撞上一个十年前的同名死者。我是十年前某个人死后留下来的回声，卡在另一具身体里，卡了很多年，现在终于开始漏出来。这个解释荒唐得让我本该立刻否认，可它比任何“失眠导致幻听”的说法都更能解释我这几个月的一切。“那个声音呢？”我问，“为什么总叫我的名字？”“原始陈默做睡眠实验时，用过自我定向提示。”周医生说，“当他快被梦拉回事故现场时，录音里会反复叫自己的名字，提醒自己保持清醒。那套提示词后来也进了你。”我闭上眼，耳边那声“陈默”立

刻浮出来。我以前把它当成病，现在才知道，它更像一只从十年前伸过来的手，死死拽着我别往下掉。

“还有多少你没说？”我问。“还有和旧案本身有关的一部分。”她说，“但你先得接受一件事。真正把你拖在清醒边缘的，不是药物失效，也不是普通焦虑，是你脑子里那段还没完整浮出来的梦。你一直不睡，不只是因为睡不着，是因为你在躲它。”

第013章_赵明远

第013章 赵明远 离开诊所以后，我在街上走了很久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。周医生说完那些话，我的脑子像被人掀开又胡乱扣上。我坐过两站地铁才发现自己坐反了方向，最后还是去了桂花巷。如果周医生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十年前直接接触原始陈默最后那段状态的人，除了林老太，就只剩赵明远。杂货店门口照旧堆着纸箱和矿泉水，赵明远正在盘点货架。看见我进门，他眉头先皱起来，像马上就要说“没有你要的东西”。我没有绕，直接把那句一直压在胸口的话扔给他。“我也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。”赵明远的手停住了。他慢慢把手里的货签放下，眼神从戒备变成另一种更复杂的东西。我盯着他，不让自己先移开视线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朝里面偏了偏头。“后面坐。”杂货店后面有个很小的库房，堆着纸箱、肥皂和几袋米。赵明远搬开一只塑料凳让我坐，自己站在门边，没有半点要客套的意思。“周敏已经跟你说了多少？”他问。“足够让我知道我不是原来的那个陈默。”我说，“但她没把旧案本身说完。她说你知道。”赵明远低头点了支烟，点到一半又想起店里不让抽，掐灭了，只留下打火机咔嗒一声。他看上去比外面年纪更大，眼下有很深的凹陷。“我知道的也不是全部。”他说，“我知道的是他最后反复说出来的那些东西。”“他说了什么？”赵明远没有立刻答。他先问我：“你是不是以为那案子就是做假账，做完以后把钱抹平，结果牵连死了人？”我看着他，“不是吗？”“不是只有这个。”他抬起头，目光很硬，“假账只是最后落在纸上的形状。真正杀人的，是那晚有人明明还有时间，却先去管纸，不去管命。”我后背一凉。赵明远把手撑在纸箱上，像在回忆一段自己也不愿多碰的东西。“原始陈默第一次来找我时，已经快十天没睡整觉了。他说自己一闭眼，就看见一条走廊，听见机器报警，还看见一个女的在改时间。我问他看清了没有，他说没有完全看清，可有一句话记得很死。‘他们先动时间，再动账。’”这句话我在林老太那里听过，现在从赵明远嘴里出来，重量更实了。“那三个人不是事故一发生就断气。”赵明远说，“有一段抢救窗口。病区值班的人先发现供氧不稳，去找备用系统，结果备用设备长期没维护，开不起来。照理说那时候应该立刻上报、叫人、人工转接，可陈默看见的，是另一套顺序。有人先去翻维修单，有人先打电话统一口径，有人先讨论这件事要是按‘管理失责’上报会牵出谁。等真正跑去抢的时候，时间已经过去了。”我手心全是汗，问：“周医生……陈明远，那晚也在？”赵明远看了我一眼，“她当时不只是‘在’，她是核心里的人。后来陈默来治疗，她出入诊所比我很多病人家属都勤。理由是老陈研究需要同步观察，可我看得出来，她不是来帮忙，她是来确认陈默到底记住了多少。每次回溯一靠近南楼那三十分钟，她就比谁都紧张。”“你为什么还继续做？”赵明远脸上的肉抽了一下，像这个问题比别的都更刺。他沉默很久才说：“因为我那时候真觉得，只要把记忆理顺，孩子就能活下去，也能把话说完整。做我们这行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以为回忆一定比遗忘更好。可有的记忆不是锁住就能慢慢开，它像高压蒸汽，开错一下，

人会直接崩。” 库房里有股潮纸箱的味道，我却闻到了另一样东西，消毒水和旧药品混在一起，像是从十年前的治疗室里漏过来的。赵明远从抽屉里摸出一个透明文件袋，里面装着一盘老式录音带和一页转写复印件。“原件早不在我这里了，这是我留的副本。”他说，“我没敢留太多，只留了一段最要命的话。你自己看。”转写页上记录着一次治疗中的断续发言。原始陈默先是反复说“别睡”，接着说“零点五十三，不是一点二十三”，再后面是很乱的一行：护士在拍门，里面还有人喘气，她在改纸，吴建平说先把时间对上。最末一句被圈了起来，字迹比前面都重：他们不是死于故障，是死于被拖着等。我看着那行字，指尖发麻到几乎失去知觉。这已经不是“事故”的范畴了。谁都知道设备坏了会死人，可如果明知还有时间，却把那段时间拿去补账、补说法、补责任链，那就不是倒霉，是把活人往死里拖。

“这份东西为什么没进正式案卷？”我问。赵明远冷笑了一下，“因为陈默没活着说完。死者的半截话，谁愿意替他担刑责？老陈想保，周敏更想控。结果就是谁都没真正把它交出去。”我抬起头看他。

“周敏跟你说没说，她后来为什么一直盯着你？”我没答。赵明远把文件袋推到我面前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因为她知道，你脑子里装的，从来不只是一个死者的名字。还装着足够把那晚重新翻出来的时间。”

第014章_涂掉的名字

第014章 涂掉的名字 我把赵明远给的转写复印件带回家，一整夜没合眼。不是因为我不困，而是每当眼皮一沉，那句“零点五十三，不是一点二十三”就会先冲上来，像有人在我耳膜后面用手指一遍遍敲。我打开电脑，把吴建平的手写陈述、赵明远的转写页、周医生所有处方和病历签字照片都排在屏幕上，一项项放大。既然我已经知道陈明远这个名字在这件事里出现过，那剩下要做的，不是猜，而是把它钉实。先钉写法。周医生的签名向来写“周敏”，笔画收得利落，乍看和“陈明远”毫无关系。可一个人写字的习惯不会完全消失，尤其是转折和起笔。我把她病历夹上的签字放大，看她写“周”字外框时那条略微内扣的横折，又看赵明远转写页背面的收件签名，签的是“陈助理”，最后一笔同样有轻微内扣。单凭这个不足以以下结论，可当我再把吴建平陈述里那块被涂黑的残边放大时，里面露出的“明”字下半截和她写“敏”时的收笔角度几乎一致。我知道这还差最后一锤。凌晨一点，我翻到那篇《身份重建的可行性研究》摘要原始页面，顺着网页缓存去找旧版作者信息。老网页的归档做得很烂，很多图片都加载失败，只有几个附件还残着。我一点点翻，终于在一个会议手册的扫描件里找到参会名单。上面印着：陈致远，周敏（曾用名陈明远），研究助理。那一刻我没有任何发现真相的快感，只有一种极冷的麻木。原来不是推断，不是线索串得太紧形成的幻觉。周医生就是陈明远。吴建平在狱中拼命想从自己身上扯开的那半个人，就是每周坐在我对面，问我昨晚睡得怎样的医生。我盯着屏幕，胸口慢慢发空。人对同一种恐惧待久了，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失去反应，不是释然，是身体承受不住，先把感觉切掉。我就是那样坐着，把会议手册截图、吴建平陈述、赵明远转写一张张存档、打印、装袋，动作稳定得像在做客户取证。直到打印机吐出最后一页，我才发现自己的牙关一直咬着，咬得两侧脸都发酸。天快亮时，张涛给我打来电话。他大概是一整夜没睡好，声音发紧：“你还活着吧？”“怎么了？”“我昨晚帮你查那个工商旧档联系人，顺手翻到一份很旧的媒体勘误。”他说，“安和案发后第

三周，有家地方报纸撤过一篇短讯，撤稿说明里提到原稿引用了‘前财务助理陈明远’的说法，后来因身份信息变更改成匿名。你到底查到什么程度了？”我一时没回答。张涛沉默片刻，压低声音：“陈默，你要是只是失眠，我陪你去医院。可你现在这样，不像只是在治病。你像是在追人。”我看着桌上摊开的纸，忽然有点想笑。追人。是，我一直在追。追一把黑伞，一张收据，一个同名死者，一条旧街，一份被涂黑的陈述。到头来我追到的人坐在我对面给我开药，劝我别急着给每个感受找答案。“我追到的不是别人。”我说，“是我现在每周都会见的人。”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。张涛没有问名字，只说：“你别一个人去。”我说好，却知道自己还是会一个人去。因为有些问题只能由我问出口，别人代不了。挂断电话以后，我把自己这三个月的日记按日期摊开，又去翻周医生最早几次给我的处方。一个细节这时才真正刺到我。每逢我日记里出现“呼名声加重”“梦前画面增多”这种记录，下一次就诊时，她开的药都会往上提一点，谈话也会更频繁地把我往“只是失眠”这个解释里按。那感觉不像单纯治疗，更像她一直守在某个阈值边，既怕我垮掉，也怕我迈过去。挂断电话以后，我又翻出最初那几页失眠日记。三个月前的字迹比现在平稳，像那时我还以为自己至少拥有一条完整的人生线。第一页角落里写着一行很小的补注：周医生说，记录能帮我保住连续性。我以前把这句当成治疗建议，现在看，它更像操作说明。记录不是为了让我恢复正常，是为了把某个“我”固定住，别让另一套东西浮上来。这念头让我后背发凉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周医生每次看着我，不一定只是看病人。她可能一直在确认一件事：那个死去的陈默还在我脑子里待在哪一层，离说完整那晚还有多远。我把所有材料装进文件袋，天色已经透白。窗外楼下有人骑车去早市，铃声清脆，世界照常往前走。我坐在一堆十年前的纸里，第一次明确看见自己在这件事里的位置。我不是只是被旧案牵连。我像一个被做出来的保险箱，外壳是活人的日常，里面锁着一个死人没来得及说完的话。

第015章_真相

第015章 真相 我第二次去找周医生时，没有提前发消息。诊所刚开门不久，我直接推门进去，周医生正在窗边浇植物，听见动静转过身，看见我手里的文件袋，脸上没有意外，只把喷壶放回窗台，问：“你确认想听完？”“我已经确认了你的旧名。”我把会议手册打印页放到她桌上，“现在轮到你确认，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。”她看了一眼那张纸，上面“周敏（曾用名陈明远）”几个字很醒目。她这次连沉默都没有太久，像知道再往后退已经没有意义。“坐吧。”她说。我没坐。“你想知道哪一部分？”她问。“全部。”她点点头，像终于决定不再筛选答案。“安和静园那晚，备用系统不是突然坏的，是早就该换没换。吴建平挪了专项维修款，我负责把几笔款拆进别的科目，做成延后采购。事故发生时，南楼值班护士发现供氧压力掉得厉害，打电话催设备间开备用阀。设备间的人知道一开就会暴露系统长期失修，先去找吴建平确认。那段拖延，就是三个人最后没活下来的原因。”她说得很平。我站在桌前，觉得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子往骨头里敲。“原始陈默撞见的，不只是我们改账。”她继续说，“他看到一个值班护士拍门，看到里面还有人喘气，看到我和吴建平在翻旧工单，想把故障时间往后推。他没办法证明所有细节，但他看到了最关键的顺序。先拖延，再涂改。”“你为什么后来去老陈团队？”“因为我要自保，也因为我真的害怕。”她看着我，眼神第一次没有那种职业性的稳，里面有

很重的疲惫，“事情爆出来以后，吴建平想把责任尽量压成财务问题。我知道如果那个学生把看到的完整说出去，案子会完全变样。我接近老陈，最初就是为了知道陈默记住了多少，赵明远那边的回溯进展到哪一步。”她停了一下。“可我没想到他会死。”我笑了一下，声音却干得像纸擦过桌面。“然后你就决定用另一种方式让他继续活着？”“不是一开始就这样。”她说，“陈默死后，老陈疯了一样收集他的资料，认为只要证词还在，人就没有完全消失。我当时以为那只是一个学者失控后的执念，后来才知道他真的在搭一套方案。几年后，受体出现了，你出现了。”“受体。”我重复这个词，每次听都像吞玻璃。“我知道你恨这个词。”她说，“可那是项目里的原词。你原本有自己的生活线，车祸把它撞碎了一部分，老陈觉得这是接口。我劝过他停，可我也参与了。我帮他做身份维护，帮他把陈默的记忆资料和你的现实履历缝在一起。说得直接一点，我既是在救一个崩掉的人，也是在制造一个更可控的证词容器。”“容器。”我看着她，“你刚刚还说我不是容器。”她闭了闭眼，像被这句话钉住。“所以我说我后来越来越分不清自己在做什么。最初我想的是，只要陈默的记忆留在一个能被照看的身体里，我就能控制它，不让旧案把所有人拖下去。后来你开始有自己的工作、社交、生活，我没法再把你只当项目。可事情已经做了，没法撤。”“所以你一边给我治病，一边看着我继续替你保管秘密。”“是。”“你有没有想过，直接把真相交出去？”她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她不会答。最后她说：“想过。每次你发作得更重一点，我都想过。可我怕的不只是坐牢。我怕一旦把整套事讲开，你会先碎掉。你不是原始陈默，也不是完全的另一个人。你是两套东西勉强维持出的结果。我一直以为，只要压住那段梦，你至少还能作为‘陈默’好好活下去。”我胸口堵得发疼，几乎喘不上气。她说“好好活下去”的时候，语气里真的有一点近乎荒唐的真诚，这反而更让我反胃。“你不是在保护我。”我说，“你是在拿我挡着你自己。”这句话落下去，她没有反驳。窗外有风吹过，百叶帘轻轻响了一下。她低头看着桌面，声音很轻：“对。至少一开始，是。”我握着文件袋的手抖得厉害。过去十天里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像被谁从现实里一点点掏空，现在我终于知道掏空我的人就站在我面前。可比愤怒更深的，是一种更冷的认知：她说的每一句都把我往更窄的地方推。我既是被害者，也是被利用过的工具；既是活人，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证物。“你以为你是被害人。”她说，“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你也是我留在外面的保险箱，是我把那晚锁起来的方式。你要恨我，应该。”我盯着她，胸口里那股火烧到最后，反而只剩一层冰冷的灰。“那现在呢？”我问。“现在你已经快压不住了。”她说，“我也不想再压。”她把手放到桌面上，指节绷得很紧，像要用尽力气才把下一句说出口。“如果你决定把事情交出去，我配合。我自首，你去找警方。可在那之前，你还缺最后一块东西。你得想起原始陈默究竟把什么藏了起来，不然光靠这些零碎纸页，还不够把三条命从‘事故’翻回‘人为拖延’。”

第016章_选择

第016章 选择 从诊所出来以后，我在路边站了很久，不知道该往哪走。太阳很大，街上车流不断，所有人都在照常过自己那天的上午，只有我像被从时间里拨出去半格。过去三个月我一直想治好失眠，现在病因摆在面前，我却发现自己连“治好”这两个字该怎么定义都不知道。如果我把真相交出去，最先塌掉的可能不是周敏，也不是吴建平，是我现在这套身份。我不确定警方会怎么看一个履历被

拼接过的人，不确定事务所会怎么看，不确定张涛会怎么看，甚至不确定明天起床时我还敢不敢认镜子里的那张脸。可我更清楚另一件事：如果我什么都不做，那三个人就会继续被写成“设备故障里的运气不好”，原始陈默也会第二次死在纸上。我给林老太打了电话。她听完以后，只说：“你来。”我赶到她家时，午饭刚过，屋里飘着米汤和旧木柜的味道。她给我开门，看见我的脸色，什么都没问，先倒了杯温水放到桌上。我坐下以后，盯着那杯水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把话说出来。“我可能不是您儿子。”我说。这句话落地以后，屋里安静得只剩墙钟的滴答。我以为她多少会愣一下，可她没有。她只是看着我，眼神比上次更软一点，也更累一点。“我知道你不是。”她说。我抬头。“脸不一样，声音也不一样，走路的重心都不一样。”她把手搭在膝盖上，手背上的皮肤薄得像纸，“可你会来查这些，会因为睡不着来找我，会盯着那些编号看得跟命一样重。这就够了。”我喉咙发紧，“如果我把事情交出去，我自己也会出问题。我的身份……有一部分是假的。”“那又怎么样。”她答得很平静，“我儿子死的时候，真身份证、真名字、真命，全都有。也没保住他说的话。你现在跟我讲真假，我听得明白，但那不是最要紧的。最要紧的是，你知不知道他那晚到底看到了什么，能不能把那三个人从‘意外’里拉出来。”她这几句话像一块石头，把我胸口那团一直打转的雾压下来一点。我以前总把“我是谁”当成所有问题的中心，现在她用最朴素的话把顺序掰正了。身份重要，可真相更重要，尤其当有人已经因为这套真相死过一次。“周敏说还差最后一块记忆。”我低声说，“原始陈默把最关键的东西藏起来了，我得想起来。”林老太点点头，起身去里屋，拿出一只旧随身听和一盘贴了标签的磁带。“这是他死前两周录给自己的。”她说，“我一直没舍得丢。里面没什么完整内容，就是他睡不着的时候对自己说的话。你要是需要，就拿去。”我接过那盘磁带，指尖碰到标签，纸面已经被摸得起毛。上面写着四个字：保持清醒。

从林老太家出来，我又给张涛打了电话。这次我没有再只说“私事”，而是告诉他，我手里有一批会牵扯安和旧案的材料，如果我接下来几天失联，或者精神状态明显失控，让他把加密备份直接交给警方和媒体。张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问：“你是不是已经决定了？”“对。”“那你把东西给我一份。”他说，“别让所有备份都只在你手里。”我忽然有点想笑，笑自己到现在才想起这件最基本的风险控制。也许这就是人一旦被卷进“我是谁”这种问题里，连最熟悉的职业本能都会慢半拍。我把文件袋分出一套，晚上送到张涛家楼下。他没把我叫上楼，只站在单元门口接过文件，仔细看了看我，说：“我不知道你这阵子到底遇到了什么，但你现在不像单纯在熬夜。你像有人一直按着你不让睡。”我看着他，过了两秒才说：“差不多。”他没追问，点了点头。“行。你去做你要做的。真要出事，我把这套东西递出去。”回到家后，我把黑伞、搪瓷杯、公交卡套、赵明远的转写、林老太给的磁带，全摆到桌上。周敏说我缺最后一块记忆，那我就得承认，这些零碎物件不是偶然出现在我屋里的。它们是我自己带回来的，是我身体在我还没准备好承认之前，先一步替我找回来的路标。我把磁带放进旧随身听，按下播放。里面先是一阵很长的空白电流，接着才传出一个年轻男人疲惫到发哑的声音。“陈默，别睡。”我一下子僵住了。那不是鬼，也不是幻听原型。那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，在十年前录下自己的声音，想用最笨的方式把自己留在清醒里。录音继续往下走，男人断断续续地重复：伞，别丢；时间不对；他们会先改时间；如果忘了，就去桂花巷。

“伞”这个字一出来，我手臂上的汗毛全立了起来。我低头看向桌上的黑伞，木柄在灯下泛着旧旧的光。过去几天我只把它当作路标，从来没认真检查过它本身。现在那把伞像忽然从沉默里抬起头，正对着我。我慢慢伸手，把它拿了起来。

第017章_最后的记忆

第017章 最后的记忆 黑伞比我以为的要重。 我把它放到桌上，沿着木柄一点点摸，摸到最底端时，指尖碰到一道极细的缝，像有人把手柄尾盖拧过又拧紧。我心跳快得发疼，去抽屉里找小刀，刀尖卡进缝里用力一撬，尾盖松了一点，再拧，里面真的有东西。一枚包了防潮膜的旧 microSD 卡。我盯着那张卡，眼前一阵发黑，像身体终于追上了过去十天里积累的所有震荡。我花了很久才把它接到读卡器上。卡里只有两个文件，一个是音频，一个是照片。照片拍得很糊，像在慌乱中偷拍，内容却足够清楚：一张值班巡查表，上面的时间还没被改，写的是 00:53。音频更长，开头先是报警声，接着有人喊“氧压掉了”，再后面是混乱脚步、推车声、女人压低的嗓音和男人的粗喘。我把音量调大，终于听见一句完整的话。“先把旧单找出来，时间不能这么报。”说话的是个女人。她后面又有个男声接上：“等会儿再开，先把口径对好。”我坐在电脑前，手脚一阵阵发凉。证据就在这张卡里，十年前原始陈默没有来得及交出去，十年后却通过一把黑伞绕回了我手里。那一刻我几乎能看见他当晚是怎么做的。慌里慌张把卡拔下来，塞进伞柄，反复提醒自己别丢伞，别睡，去桂花巷。卡里的音频一遍遍放着，我脑子里那道一直断开的门终于被撞开了。我看见了。不是隔着纸页，也不是隔着别人转述，是整段画面一下子从黑里冲出来，完整得让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。2014年9月17日凌晨，安和静园南楼，走廊顶灯冷得发蓝。原始陈默抱着录音设备站在档案室门边，本来是在等导师交代的访谈表。报警器先响，值班护士从病房里冲出来，边跑边喊氧压掉了。她去拍设备间门，里面的人半天不开。吴建平和陈明远从财务室那头赶过来，不是冲去病房，而是先扎进纸档柜翻维修单。有人喊“里面还有气喘着”，有人回“先把时间对上”。陈明远把旧巡查表压在墙上改，笔尖先停一下，再把 00:53 写成 01:23。那三十分钟不是空白，是活生生被人拿去补账、补责、补自己的路。原始陈默站在门后，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机器，却还是按着录音键。他看到病房里一位老人抬着下巴拼命找气，看到护士哭着去拽备用阀，看到吴建平冲过去把人往外挡，嘴里说“你现在开也来不及了”。画面到了这里，我胸口一阵剧痛，像那晚站在门后的人突然换成了我自己。我终于明白过去三个月自己为什么那么怕睡。不是因为睡眠本身。是因为每次一掉下去，我都要重新回到这条走廊，再看一遍有人把救命的时间挪作自保。我给周敏打电话，声音一出口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。她接得很快，像一直在等。“我找到了。”我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两秒，才传来她很低的一句：“那就去吧。”“你呢？”“我已经在去分局的路上。”她说，“我会把我知道的先说出来。你带着卡去，别再拖。”我没有再问别的。很多时候，补充解释只是在拖延行动。张涛半小时后赶到我家，脸色白得不比我好。他看完卡里的内容，没有发表任何感想，只说：“走。”去派出所的路上，我把林老太的磁带、赵明远的转写、吴建平认罪书、老陈摘要、黑伞和 microSD 全都装进一个文件袋。车窗外的灯一盏盏往后退，我坐在后排，困意第一次不是敌人那样压过来，而像一片很沉的水。可我没有闭眼，因为我知道，这次不是在躲。再等一会儿，这些东西就能从我身体里出去，落到别的手里，不必再靠我一个人守着。分局门口灯很亮，台阶被照得发白。我下车时腿有点发软，像连续很多夜缺觉后身体终于开始算总账。张涛扶了我一下，我站稳，抬头看那扇自动门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又听见了熟悉的声音。“陈默。”我停住。声音不大，也不近，没有以前那种硬把我从睡眠边缘拽回来的急切。更像有人隔着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最后确认了一遍我有没有走到这里。我站在门口，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再去找声音从哪来。因为我已经知道它是什么。它不是病

灶，不是鬼，不是外面有人在喊我。它是十年前那个快被梦拖垮的人留给自己的绳子，现在终于可以松开了。我推门进去，把文件袋放到接待台上，说：“我要报案。是十年前安和静园康复中心事故的事。我手里有原始录音和被篡改前的时间证据。”

第018章_醒着

第018章 醒着 案件重新立案以后，我连续配合了三天调查。说是三天，其实我对时间的感觉已经有些发钝了。做笔录、交证物、核对音频、补充路线、确认黑伞来源、解释我为什么会拿到那张卡。警方那边先从我手里的原始文件入手，随后把周敏和吴建平都带去问话。张涛替我向事务所请了长假，对外只说我身体出了问题。这个说法倒也没错，只是问题比谁想的都大。我见过周敏一次，在分局走廊尽头。她穿着那件深灰色衬衫，头发还是束得很低，只是肩膀比平时塌一些。她隔着几步看我，没有试图走近，也没有再摆出医生面对病人的那种平稳姿态。我们中间站着两个警员，场面并不适合说太多。最后她只对我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。”我没有回答。不是因为原谅，也不是因为恨意还烧得太旺，而是因为我忽然发现，这三个字对我已经没有决定性的作用。她该承担什么，会有法律去处理；我该面对什么，也不再靠她解释。我们之间最重要的那根线已经从“监护”和“病人”断开，只剩旧案和后果。吴建平的消息出来得更晚一点。原先那份只覆盖财务舞弊的旧判决被重新审视，警方沿着录音、值班表、维修单和周敏口供往回翻，把事故拖延和证据篡改重新连到了一起。媒体开始报道时，用的标题仍然很克制，可我知道，这次那三个人不会再只是一句“同期设备故障里的受害者”。林老太来派出所做补充陈述那天，我在门口看见她。她穿了件深蓝色外套，背还是有点驼，手里拎着那个旧铁盒。她看见我，走过来，把手按在我手背上，没叫我儿子，也没叫我陈默，只说：“辛苦了。”那一瞬间，我鼻子猛地发酸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最想要的是答案，后来才明白，答案之外还有别的东西，比如有人看着你，不逼你非得先把“你到底是谁”说清，才承认你已经做了该做的事。林老太给我的就是这个。她不替我决定身份，也不要求我扮成谁，她只是承认，走到这里的人是我。案子往前推的那几天，我睡得依旧不好，但状态开始变。以前是每次快睡着就被硬生生拽回来，现在变成困意来了以后，身体虽然还会绷一下，却不再有那种立刻要往深井里掉的惊慌。更明显的是，呼名声没有再出现。第一天晚上我还不信，以为只是太累了没听见。第二天夜里，我专门关了灯躺着等，等到凌晨一点，房间里只有空调风声和楼下偶尔经过的车响。没有人叫我。没有那根总在最后一秒把我扯回去的线。我这才真正明白周敏最后说对了一件事。失眠是真实的。它从来不是我“想太多”或者“神经过敏”那么简单。我睡不着，不是因为身体不会睡，而是因为身体在更早的地方就把门顶住了。那场停氧病房、那三十分被故意拖掉的时间、那句“先把时间对上”，一直卡在某个我没法直视的地方。只要证词还没有出口，我一靠近睡眠，就等于一脚踩回那条走廊。所以我不是单纯失眠，我是在潜意识里拼命保持清醒，不让自己完整梦见它。现在证据交出去了，案子重新打开了，那根绳子终于可以放手。我不需要再靠不睡来保住真相。出院，不，准确地说，是结束最后一次警方问询的那天晚上，我回了自己家。屋里很乱，桌上还摆着之前摊开的纸和物件，像一个人匆忙离开时没顾上收尾。我没有立刻整理，只先把那把黑伞放进柜子最里面。不是丢掉，也不是供起来，只是让它安静待着。它已经完成了该做的事。洗完澡出来，我站在床边

看了很久。过去三个月，这张床对我来说不是休息的地方，是一块会把人往下吞的板。只要躺上去，我就得准备迎接那个名字、那阵警报、那种从胸口猛地炸开的惊惧。可今晚不一样。屋里没有别的人，没有录音，没有药味，只有洗发水的潮气和窗外晚一点的风。我关掉灯，房间一下子暗下来，却不再像以前那样逼人。我躺下，听见自己的呼吸一点点放长。脑子还是乱，身份问题也没有奇迹般得到解决。我不知道自己原本的名字是什么，不知道有多少记忆属于那个车祸前的人，也不知道明天开始，该怎么向世界解释一个被拼接过的“陈默”。这些问题都还在，而且短时间内不会有整齐答案。可我至少知道一件事。今晚我不是在逃。困意慢慢压下来时，我没有再跟它角力。没有数心跳，没有去摸床头的药，没有等那声熟悉的呼喊。我只是闭上眼，任意识往下沉。沉下去之前，我脑子里最后浮起来的不是南楼走廊，也不是被改掉的时间，而是林老太放在我手背上的那只手，轻，干，带一点老年人特有的凉意。我不知道明天醒来时，我更接近谁。但至少今晚，我敢睡了。